

女性主义视角下广场舞者体育参与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宋靓雯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体育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205; 18874344048@163.com)

摘要: 以女性主义为研究视角, 广场舞者体育参与行为蕴含丰富的社会内涵。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梳理广场舞者体育参与中的个人逻辑与社会行动, 分析广场舞者个人与身体休闲, 社会与空间释放之间的连接关系。研究认为广场舞者在长期的身体实践中, 从姿态、形态上朝着性别角色的塑造表达为自我而“舞”的情感, 最终实现自我能动意识的唤醒; 集体行动的“庞大性”拓展了广场舞者的物理空间, 并建立起女性社会空间的行为归属, 实现了公共意识的绽放。

关键词: 女性主义; 女性体育; 广场舞者; 体育参与

引言

《全民健身纲要》自颁布实施以来, 极大地提升人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以广场舞为“典范”, 带动了我国6亿人次参与其中。广场舞遍地开花, 于社区、广场、校园随处可见, 同时在“神曲”的伴奏下, 也吸引了许多旁观者的目光, 由广场舞引发社会问题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社会多元文化背景下, 由于广场舞者社会角色之间的差异性, 形成了核心成员的“个体我”思想、“骨干成员”的“集体我”思想、“边缘成员”的“家庭我”思想, 并在自我角色意识中占据主导 [1], 广场舞所营造的场域环境唤起了老年群体的历史记忆, 身份认同体生命历程的结构变迁与自我调适的需要促进了广场舞的价值选择 [2]。鉴于广场舞能够满足特定群体的休闲健身需求, 且其“入学”门槛低, 自主选择性强等特点决定了其群体的庞大性。广场舞制造的“大场面”效果形成了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 造成了广场舞噪音的治理困境 [3], 但这与广场舞参与群体的职业境遇和家庭生活, 以及生活结构方式的变迁密切相关。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 结合时代背景阐述广场舞这一社会现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但从参与主体探讨其行动诉求等方面的研究较少。且从广场舞者的性别上来看, 大多为中老年女性, 这种以女性为主体的集体活动不论是出于自身需要还是社会期许, 对于女性本身而言意义重大。

女性主义研究在建构其学科框架时, 主张将女性个人的体育经验纳入其中, 可以了解体育运动对女性的不同意义。于大街小巷分布的广场舞者, 女性占到绝大多数, 而不论年龄、阶层与否, 这种在公共空间出现且造成了一定社会效应的群体, 都值得用学术的眼光思考一二。作为“中流砥柱”的广场舞“大妈”们, 通过舞蹈进而尝试与身体进行对话, 却在不同层面遭受媒体、大众的“污名”化, 折射出我国女性身份认同的危机与焦虑 [4], 而中老年妇女作为广场舞的主力军, 受工作岗位、传统家庭的“脱嵌”, 意识到个体身份权利不断觉醒, 要求实现身份的“再嵌入” [5]。广场舞者以个体身份进入公共空间自由选择体育休闲活动的行为构成了女性在公园广场建构女性社会空间, 也是打破传统性别秩序限制, 为个人争取自由、休闲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此乃本研究的问题意识。

1. 个人与身体休闲

1.1. 身体实践与自我呈现

身体作为女性主义体育研究中的核心概念, 身体形象也成为女性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广场舞者的体育参与作为一种直接的身体实践, 在音乐的伴奏下“舞动”开启与身体对话的过程。影子(受访者1)在X公园作为领舞者跳舞已经三年多了, 在此之前也自学了很久, “我以前从来没碰过舞蹈, 羡慕别人(为什么)可以跳得这么好, (觉得)我也可以做到。”对于影子从“不服输”的跳舞气质到游刃有余地在众人面前领舞, 这种实践将舞者带入与身体对话的过程, 既呈现出外在的身体展演, 又表达了女性内在的自我调适。身体与肌肉的长期“分离”, 造成了广场舞者在他者眼光下的“跳梁小丑”形象, 但这并不能影响舞者的酣畅表

达,随乐而起,一同走进“舞台”中央,用多样化的舞蹈风格与形式将自己对于美的享受一一表达出来。“首先学的时候,如果你(动作)不熟悉的话,你会很怕别人看,但如果你哪天学会了,其实你会希望别人来看”(安安:受访者2),在与广场舞者的对话中:从自我学习向他人展示的转变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舞者由最开始的放不开到自我呈现的游刃有余、自信和自豪感。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告诉自己要坚持,尤其是刚学那几个基本步的时候,每天就是练习,反复地练习。(影子)”“自己要下决心,每天都要来跳,因为你今天不来,你这个舞就(学)不会了,自己要给自己一个压力,也就是说我一定要坚持去,因为在这里也还蛮快活的,大家都在一起。(安安)”克服练习中遇到的挫折,长期的自我坚持无形之中就为广场舞者塑造了坚毅的性格,身体与舞蹈间的良性互动让舞者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加清晰且深刻的了解,并且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改变,都能用健康的姿态、积极的态度去回应。广场舞者的身体实践不仅出于锻炼身体的目的,以释放四肢的方式,是女性重获身心愉悦、重拾自我的体现。

1.2. 角色期待与自我表达

女性性别角色的出现源于两性间生理结构与生理功能的差异,将女性圈定在符合社会期待的框架中,做“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尤其是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结构主义功能范式,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以维护与巩固男性的统治地位。在体育这项社会活动中,女性在项目选择上以轻盈、柔美、富有韧性的角色呈现,并寄予女性“弱者”形象,进而强调男性的英雄气概。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体造成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承认性别角色的实质需要女性加强对性别角色的理性认知和对自我的科学定位。事实上,现代都市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和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地以自我投入的方式参与体育锻炼当中,这无疑是打破传统性别秩序的体现。现代广场舞在音乐、节奏,舞蹈动作上形式多样,内容多元,为参与者提供了不同身体条件下选择的余地。作为女性体育休闲的方式之一,女性广场舞者在体育实践中表现出对自我的关注,“跳(广场)舞没有什么受别人的影响,只有自己心甘情愿的跳,不要受这些那些家庭或者什么东西去约束自己……(易姐:受访者3)”广场舞追求的并不是审美意义上的表演或专业展示,与养眼的舞姿相比,作为日常生活调剂的健身娱乐要更为重要,这也是她们在大庭广众中如醉如痴的根本动机之一[6]。同样,音乐和舞蹈结合使广场舞者不论呈现出的柔美的肢体“舞动”,还是刚硬的模范练习,传达女性对于审美的追求。女性主义的兴起使女性群体走出传统社会生产关系,在女性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女性身份得到社会承认,进而督促女性以追求自我的生活方式,将“为自己而活”的信条传达于世人。

1.3. 身份构建与自我能动

广场舞作为中老年女性日常生活自我呈现的现实表征,也是群体互动及身份呈现的重要场域[7]。广场舞的包容性使个体在进入之时少了许多“尴尬”及畏惧,这种开放式的舞台实现了参与者的来去自由,广场舞女性从家庭和工作中脱嵌出来,集体的行动方式使女性找到归属感,“我觉得一个人锻炼太孤单了,集体锻炼有陪伴的话,这种兴致会高一些……(易姐:受访者3)”。寻求集体行动的广场舞者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找到“组织”,这成为她们除家庭和工作以外的宣泄地,“温柔、贤淑的妻子”“拼命的上班族”等角色在广场中销声匿迹,“快乐、自由的舞者”成为广场舞者另一身份的建构。“女性参与体育不再为了得到男性社会的称赞,更多是对自我的欣赏[8]。”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运动的身体使一种社会的建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改变,集体舞蹈的好看与否来源于女性自身的认同,并非来自社会所认定的气质美,以自我欣赏的态度,广场舞者得到了更多包括现代媒体的关注。

广场舞多重风格与表现形式的社会实践赋权了女性的主观能动性,“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管是广场舞还是曳步舞,只要你觉得适合自己的,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不要认为跳广场舞就很low,我知道在跳什么就OK,你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我去改变,我去跟(别人)争辩没必要。我跳舞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自己开心,我不是为别人开心,你能够跟我同乐,证明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如果)你不能跟我同乐,我们也只是点头之交。(易姐:受访者3)”一方面,广场舞者能够根据自身年龄和身体状态选择不同适宜舞曲进行锻炼,在主动健康上有着明确的认知;另一方面,个体的长期习练让广场舞者建立起清晰的行动认知,为自我而舞,注重参与过程中的体会与感受,展现个体身份的能动意识与积极态度。

2. 社会与空间释放

2.1. 集体行动与社会归属

城市社会的不断发展实现了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的深刻转型,而广场舞这一社会现象恰恰是在“生人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一次微观尺度上的“再熟人化”实践,是对宏观社会变迁的响应和调适[9]。广场不仅是健身与娱乐空间,更是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涵义的社会空间[10]。广场舞者舞种多元吸引力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参与其中,但无论集体人数多少,大多都形成了以“领舞者”为主导,核心成员共同维

护，吸引边缘成员不断参与其中的圈层效应，营造出由几位舞者形成的“家人圈”、向外辐射形成社区舞群的“亲人-熟人-生人”圈层的“差序格局”。同中国社会形成的“乡土格局”一般，广场舞者形成的圈层涉及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核心成员的家庭支持为舞者能够在集体中有更多投入提供了保障。影子（受访者1）是某曳步舞团的领舞，凭借着对舞蹈的热爱，坚持跳舞已经4年多了，“但说实话我跳这个舞家里是不怎么支持的，（因为）我老公回来没有饭吃，我这个人性比较（外向），和我老公的性格相反，他觉得我跳舞（是在外面好玩），觉得我在家庭上没有（付出）多少，但我跳舞是不分昼夜，一直都在练习，所以老公是非常不支持的。（影子：受访者1）”坚持与热爱让影子一直处于领舞位置，她的细心和耐心也赢得了舞团其他人的认可和尊重，但出于家庭需要，她还说自己以后会更多的回归家庭。

差序格局的建立使舞团的核心成员在承担音响保养、场地维护上花费少许精力，并与领舞一道成为舞团的核心力量。边缘成员的不断涌入为舞团注入“新鲜的血液”，这种新型的、不断扩张的人际关系构成了新的“差序格局”，“我们有一个微信群，有什么跳舞的视频都会在里面分享，平常也会联系，聊聊天啊什么的”，“都是从县里面、乡下来到这里（城市），好多我周围的邻居都不认识，但是我们在这里（广场）成为好朋友。（就好像）你在大城市里面就有一个组织，有一个那种小家庭一样的，觉得还蛮温馨的，有什么事情可以交流一下。”虽然不像是以血缘-地缘为连接的亲属关系，但不是姐妹胜却似姐妹的广场舞者建立的“亲缘格局”让参与者感受到陌生社会亲切与关爱。

2.2. 空间拓展与公共意识

女性主义空间理论的三个视角分别是：空间的权力关系、空间的角色关系与空间的差异关系 [11]。空间权利的拓展打破了将男性划定“公共领域”，而女性在“私人领域”的传统分工模式，广场舞者解除在家庭这一单一狭窄空间的捆绑，使身体得到解放，将体育行动作为抵抗空间权利的突破口，在维护女性空间权利上找到依据。空间上的角色关系要求建立契合女性体育心理和需求的空间系统，但由于女性本身对于体育需求存在差异，这种受性格、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差异造成了女性对于空间建构需求会有所不同。广场舞的不断发展使其生成了三层空间，一是广场舞者在行动过程中的结构、形态审视，即广场舞自身的结构生成；二是广场舞创造的物理空间，即场地；三是广场舞参与者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生成的空间 [12]。以广场舞者为中心，女性借助肢体动作、音乐表达将身体空间不断扩大，吸引路人的驻足观看，借助网络视频的拍摄与传播实现广场舞现实边界的不断扩张，期间或投来赞许或羡慕的眼光，广场舞者将场地拓展为分享生活，交流互动的社会平台。广场舞现实空间的不断拓展让参与者公共意识不断增强，“社区经常邀请我们去表演节目，我们也搞了好几场了，有时候我们自己还临时买衣服，配衣服。大家也不会在乎是否有收益，就是为了表现一下”。易姐的个人行动带动了身边同事、朋友参与其中，“有时候我分享跳舞的视频给邻居看，她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我（们）怎么能跳的这么好”。“有时候我们不来跳舞，保安都会觉得不热闹了。当然，我们也会注意音量的大小，因为（楼里）还有人办公的话，还是要注意不打扰别人”，这种与社会、居民建立起的良性互动，让广场舞者在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中既不影响公共空间秩序，又能将个体自然地带入集体、社区生活，为身体积攒资本的广场舞者，将全民健身行动化作一种责任意识并融入社会活动。

3. 结语

广场舞者的体育行动是女性自我展现的方式之一，在平等、开放、和谐、包容以及区隔的广场舞空间里，女性找到自我宣泄、娱乐、健身的出口。在尝试在家庭、工作与休闲之间寻找平衡的广场舞者将这三者转化为互相促进的关系，身体“排泄”提高工作效率，将正向状态代入家庭生活。广场舞者的个体实践实现了对身体的正向探索，将“退化”的身体转化为自我的无限可能；以舞、乐为载体体现了女性对于“美”的塑造与追求，广场舞者在克服重重困难后，享受舞蹈带来的自信以及汗水带来的身体释放。

广场舞者的体育参与行动仍在继续，欢快的、柔美的、抒情的音乐依旧在各个角落播放。影子和她的舞团会一直矗立在城市某广场，用动感、使人充满激情的音乐吸引着无数来往的行人，她们或驻足观望，或拿起手机记录这道夜晚靓丽的风景，抑或是大胆加入，自由舞动.....

基金项目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级科学研究项目“非正式体育组织促进全民健身参与的机制研究”（湘外经院科学（2024）4号）

参考文献

- [1] 王立志, 陆小聪. 社会心理学理论视角下的广场舞伴奏音乐扰民冲突研究: 基于×广场舞队的个案分析 [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2(5): 407-411+430.
- [2] 杨继星. 个体化时代的集体行动: 社区草根体育组织的动机诉求与矛盾冲突——以广场舞为例 [J]. 体育与科学, 2016, 37(3): 82-88.
- [3] 张兆曙. 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社会学视野中的广场舞和“中国大妈” [J]. 人文杂志, 2016(3): 116-122.
- [4] 王芊霓. 污名与冲突: 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 [J]. 文化纵横, 2015(2): 74-81.
- [5] 刘建, 吴理财. 广场舞女性日常生活的群体互动与身份建构 [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8(5): 8-14.
- [6] 周锦章. 身体, 自我与能动性: 广场舞的身体社会学思考 [J]. 舞蹈, 2018(5): 98-100.
- [7] 刘建, 吴理财. 广场舞女性日常生活的群体互动与身份建构 [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8(5): 8-14.
- [8] 陈静姝, 闵健.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身体, 权力和体育参与 [J]. 体育科学, 2014, 34(7): 12-14+48.
- [9] 卢衍衡, 钱俊希. 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 广场舞与中国城市公共性 [J]. 地理研究, 2019, 38(7): 1609-1624.
- [10] 姚华松, 周春山, 黄耿志, 陈昆仑, 邵小文. 空间的力量: 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 [J]. 地理研究, 2019, 38(5): 1136-1146.
- [11] 熊欢著. 性别, 身体, 社会 女性体育研究的理论, 方法与实践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46.
- [12] 朴永光. 场景视野下解析广场舞空间 [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9(5): 12-16.